



“诗人的词”“歌者的词”——析贺铸在豪放词风中的过渡作用

<http://www.firstlight.cn> 2010-07-15

贺铸(1052—1125)，字方回，原籍越州山阴(今浙江绍兴)，生长于卫州(今河南汲县)。贺氏本以庆为姓，后汉庆纯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，改为贺姓。所在的庆湖，也转为镜湖，所以他别号为“庆湖遗老”。出身贵族，是宋太祖孝惠皇后的五世族孙，又娶宋朝皇室的女儿为妻。贺铸的性格很特别。程俱《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》说他“豪爽精悍”，“喜面刺人过。遇贵势，不肯为从谏”。叶梦得《贺铸传》则说他“喜剧谈天下事，可否不略少假借；虽贵要权倾一时，小不中意，极口诋无遗词，故人以为近侠”。贺铸自己也说：“铸少有狂疾，且慕外监之为人，顾迁北已久，尝以‘北宗狂客’自况。”(《庆湖遗老诗集自序》)所以豪爽之气、侠客之风、狂士之态应该是贺铸的精神主体。而【六州歌头】《少年侠气》正是这样一首寓豪士、侠士和狂士于一体的自况生平之作。龙榆生评说此词：“全阙声情激壮，读之觉方回整个性格，跃然于楮墨间；即以稼轩拟之，似犹逊其豪爽？”(《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》)其极意推崇之情，溢于笔端。由于耿介豪侠，入仕后喜论当今世事，不肯为权贵屈节，因而一生沉于下僚，郁郁不得志。晚年退居苏州，著有《东山词》，现存词280余首。

贺铸词于温柔缱绻之外，复有奇崛壮浪之姿。词学家龙榆生曾撰《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》一文，对胡适《词选》不录贺词心存耿耿，并举此首《六州歌头》为例，以为“在东坡、美成间，特能自开户牖，有两派之长而无其短”。即今而言，龙氏之论犹堪称独具只眼。豪放词风从苏轼的别开生面到辛弃疾的蔚然成风，贺铸这类硬语盘空、英姿磊落的词，应是其间的重要过渡。其慷慨豪纵之作，影响较大，如辛弃疾就受其影响；他的词作多从唐诗取其藻采与故实，这种词法则影响到周邦彦，当时人以贺、周并称。

北宋哲宗元祐三年(1088)秋，贺铸在和州(今安徽和县一带)任管界巡检(负责地方上训治甲兵，巡逻州邑，捕捉盗贼等的武官)。虽然位卑人微，却始终关心国事。眼看宋朝政治日益混乱，新党变法的许多成果毁于一旦；对外又恢复了岁纳银绢、委屈求和的旧局面，以致西夏骚扰日重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词人义愤填膺，又无力上达，于是挥笔填词，写下了这首感情充沛、题材重大、在北宋词中不多见的、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的豪放名作。

【六州歌头】：“少年侠气，交结五都雄。肝胆洞，毛发耸。立谈中，死生同。一诺千金重。推翘勇，矜豪纵。轻盖拥，联飞鞚，斗城东。轰饮酒垆，春色浮寒瓮，吸海垂虹。闻呼鹰犬，白羽摘雕弓，狡穴空。乐匆匆。似黄梁梦。辞丹凤，明月共，漾孤篷。官冗从，怀倥偬，落尘笼。簿书丛。鸱弁如云众。供租用，忽奇功。笳鼓动，渔阳弄，思悲翁。不请长缨，系取天骄种，剑吼西风。恨登山临水，手寄七弦桐，目送归鸿。”

此词为一首自叙身世的长调，抑扬有度，在回忆中胥发郁勃不平之气。全词熔叙事、议论和抒情于一炉，配以短小的句式，急促的音节，集苏轼之豪放与周邦彦之律吕于一身，雄姿彩彰，不可一世，读来令人有神采飞扬，雄健警拔，苍凉悲壮之感。

上片回忆青少年时期在京城任侠生活。写少年侠气，笔酣墨饱，塑造了一位肝胆照人、千金一诺、豪纵使酒、骁勇无比的侠士、义士和豪士形象。“少年侠气，交结五都雄”，是对这段生活的总括。五都：五都具体所指，历代各有不同，汉代以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为五都；三国魏时以长安、谯、许昌、邺、洛阳为五都；唐代以长安、洛阳、凤翔、江陵、太原为五都。词中盖泛指北宋北方的各大都市。起首二句即李白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诗之所谓“结发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”，为整个上片的总摄之笔。以下，便扣紧“侠”、“雄”二字来作文章。

以下分两层来写：“肝胆洞”至“矜豪纵”凡七句，概括地传写自己与伙伴们的“侠”、“雄”品性：他们肝胆相照，极富有血性和正义感，听到或遇到不平之事，即刻怒发冲冠；他们性格豪爽，侪类相逢，不待坐下来细谈，便订为生死之交；他们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答允别人的事，决不反悔；他们推崇的是出众的勇敢，并且以豪放不羁而自矜。这些都从道德品质、做人准则上刻画了一班少年武士的精神面貌。由于选取了典型细节：“立谈中，死生同。一诺千金重”等，写得有声有色，并不空泛。

肝胆两句：意为肝胆相照，正义凛然。立谈中：须臾而谈即意气相投。扬雄《解嘲》：“或七十说而不遇，或立谈间而封侯”。一诺句：信守诺言。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引楚人谚云：“得黄金百斤，不如季布一诺。”

“轻盖拥”至“狡穴俄空”凡九句，则具体地铺叙自己和俦侣们的“侠”、“雄”行藏：他们轻车簇拥，联镳驰逐，出游京郊；他们闹嚷嚷地酒店里豪饮，似乎能把大海喝干；他们间或带着鹰犬到野外去射猎，一霎间便荡平了狡兔的巢穴。说他们武艺高强，更衬托出这些少年的雄壮豪健。

盖拥：形容车马随从很盛。联飞鞚：联辔并驰之意。鞚，有嚼口的马络头。斗城：原指汉代长安故城。《三辅黄图》卷一载：“长安城……城南为南斗形，北为北斗形，至今人呼汉旧京为斗城是也。”词中借指北宋东京汴京，即今之开封。春色：酒的泛称。古人酿酒，一般从入冬开始，经春始成，故多称春酒。唐人即多以“春”字名酒，如富春、若下春、土窟春等。吸海垂虹：极

喻狂饮之态。白羽：箭名。卢纶《和张仆射塞下曲》：“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。平明寻白羽，没在石棱中。”

上下两个层次，即有点，又有染；既有虚，又有实；既有抽象，又有形象，这就立体地展现了一幅雄姿壮彩，不可一世的弓刀侠客的恢宏画卷。这两层又互相映衬，写品行的“侠”寓含着行为的“雄”，而写行为的“雄”时，又体现了性情的“侠”，非自身经历难以写得如此真切传神。笔法上极尽铺叙，如数家珍。语言骏急如风，气势逼人。然歇拍以“乐匆匆”三字收束，遂将“少年侠气”一笔束住，今日之寂寞隐在言外。贺铸不愧为大手笔。

下片开头“似黄粱梦”过渡自然。既承接了上片对过去的回忆，又把思绪从过去拉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。“乐匆匆”“似黄粱梦”是全词文义转折、情绪变换的关楫，感唱深沉。作者青年时代生活朝气蓬勃、龙腾虎掷，虽然欢快，可惜太短促了，好像唐传奇《枕中记》里的卢生，做了一场黄粱梦。寥寥七字，将上片的赏心乐事连同那兴高采烈的气氛收束殆尽，骤然转入对自己二十四岁至三十七岁以来南北羁宦、沉沦屈厄的生活经历的陈述。

“辞丹凤”至“忽奇功”凡十句，大意谓自己离开京城到外地供职，乘坐一叶孤舟飘泊旅途的河流上，唯有明月相伴。官品卑微，情怀愁苦，落入污浊的官场，如鸟笼，不得自由。像自己这样的武官成千上万，但朝廷重文轻武，武士们往往被支到地方上去打杂，劳碌于案牍间，不能够杀敌疆场，建功立业。十来年的郁积，一肚皮的牢骚，不吐不快。因此这十句恰似黄河决堤，一浪赶过一浪。

丹凤：指京城。唐时长安有丹凤门，故以丹凤代指京城。冗从：散职侍从官，汉代时设置。词中盖指方回自熙宁元年至元祐六年前后二十三年间，官阶由右班殿直而磨勘迁升至西头供奉，皆属禁廷侍卫武官，性质与汉之“冗从”差近。尘笼：世俗之笼，主要指污浊之仕途，与陶潜《归园田居》诗句“误落尘网中”意思相近。方回诗中屡用此语，如“可畏此尘笼，归哉养荒浪。”（《快哉亭》）“扰扰尘笼下，容身亦是贤。”《京居感兴》等。簿书丛：担任繁琐的公文事务。簿书，官署之簿籍文书。苏轼《夜饮次韵毕推官》诗：“簿书丛里过春风。”这是说，长期担任相当汉代冗从的低微官职。鹖弁：即鹖冠，古代武冠，左右各加一鹖尾，故名鹖冠。词中代指武官。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“鹖弁如云众，供租用，忽奇功”几句，是有很深的现实背景的。大约北宋熙宁、元丰年间，神宗在位时，王安石受命变法图强，整军抗战，西夏寇边之事一时岑寂。然神宗去世后，哲宗以幼龄即位，由高太后听政，妥协之风复又抬头。西夏人得到喘机，得寸进尺，步步南侵。这就找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，指责了浪费人才、重文轻武的北宋当权者。

“笳鼓动”六句，是全词的高潮。元祐三年三月，夏人攻德靖砦，同年六月，又犯塞门砦。这消息传到僻远的和州，大约已经是秋天了。异族入侵，国难当头，本该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时候。然而，朝中投降派当道，爱国将士们依然壮志难酬。这几句，掷地有声地抒写出词人报国无门的满腔悲愤之情军乐吹奏起来了，而渴望投身疆场的爱国志士，却无路请缨，不能生擒对方的酋帅，献俘阙下，就连随身的宝剑也秋风中发生愤怒的吼声！壮怀激烈，慷慨悲壮，正气凛然，可歌可泣，把词人的满腔爱国热诚和忧患意识抒写得荡气回肠，感人至深，读来令人感奋不已。

“思悲翁”“剑吼西风”云云，实有壮志难酬、悲愤难平之意。“笳鼓动，渔阳弄”，点明宋朝正面临边关危机。《渔阳弄》、《思悲翁》：《渔阳弄》为鼓曲名，汉时祢衡曾为《渔阳》参挝，声节悲壮。《思悲翁》为汉乐府短箫铙歌之曲，列于鼓吹，多序战阵之事。也可与前一句合参，解为借唐时安禄山兵起渔阳，喻指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频繁战争。“思悲翁”，一语双关，既是汉代有关战事的乐曲名，又是词人自称。四十岁不到，他却感到自己老了，一个“思”字，写尽了对自己被迫半生虚度、寸功未立的感慨。当年结交豪杰、志薄云天的少年武士，如今锐气已消磨许多，然而也成熟许多。其内心深处仍蕴藏着报国壮志，连身上的佩剑也在西风发出怒吼！然而，在一派主和的政治环境中，他“请长缨，系取天骄种”的心愿只能落空。请长缨：即请战之意。用终军故事，《汉书·终军传》：“军自请：‘愿受长缨，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。’”天骄种：原指胡族（如匈奴等），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：“南有大汉，北有强胡。胡者，天之骄子也。”词中盖泛指外寇。不是“不请”，而是“不能请”，或“请而不用”！于是词人只有满怀悲愤，恨恨地登山临水，将忧思寄予琴弦，七弦桐：乐器之一，指琴，多以桐木制成，或五弦或七弦，故名。把壮志托付给远去的鸿雁。词人的万千感慨都寄托在这有声的琴韵和无声的目光之中了，其哀、其愤何其幽深！

结尾三句“恨登山临水，手寄七弦桐，目送归鸿。”笔锋突转，一波三折，由慷慨激昂转为悲凉舒缓，游山逛水，拊琴送客中宣泄壮志难酬、报国无门的悲愤、沉郁，读来令人扼腕感叹。这三句以“恨”统摄，乃是在从“少年”到“悲翁”的人生历程中，因“思”而“恨”的。这种恨经年积成，喷薄如火而无处发泄，故借琴弦声声、飞鸿阵阵宛转出，悲苦之情寄意言外。因为这是一个忧国忧民、报国无门的志士的无奈与悲愤，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！“登山”句截用宋玉《九辩》“登山临水兮送将归”。“手寄”句似从嵇康《酒会》诗“但当体七絃”句化出。而与下“目送”句联属，又是翻用嵇康《赠兄秀才入军》诗“目送征鸿，手挥五絃”。句句都与送别有关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北宋积贫积弱，边患频发，但北宋词人却鲜有借词体来反映这种反侵略内容的词作，仅有寥寥十数首作品涉及到。“在北宋词坛，抨击了朝廷中妥协派的词作，这是仅见的一篇。靖康之前，忧时愤事而能与后来岳飞、张元干、张孝祥、陆游、辛弃疾等媲美的爱国词作，除此而外，更有谁何？”（钟振振《贺铸六州歌头系年考辨》）

从艺术上看，此词驱使书史，典故间出，语言深婉丽密，如比组绣，既无粗犷之弊，亦无纤巧之失，是胡适所谓“诗人的词”和“歌者的词”的完美结合。辞情慷慨，音调激昂，充分表现了他继承苏词雄姿壮采风格的一面。笔势飞舞而意境却沉郁不致发露，已开南宋爱国词之先声了。在苏门词人中，贺铸最受推崇。张耒曾云：“方回乐府妙绝一世，感丽如游金、张之堂，妖冶如揽嫫、施之袂，幽洁如屈、宋，悲壮如苏、李。”（《东山词序》）

作者以繁音促节、亢爽激昂的边塞军中乐曲，表现自己豪纵奔放的壮怀侠气，与那些宛转缠绵的词作迥然不同，在北宋词中别开生面，词中那有心报国而无路请缨的愤慨不平之气，曾引起后人的强烈共鸣，南宋张孝祥、辛弃疾、刘过等人皆有继作。

全词不为声律所缚，反能利用声律之精密组织，以显示其抑塞磊落、纵恣不可一世之气概。整首词三十九句，其中三言句达二

十二句之多，最长的句子也不超过五言，而且三十九句中三十四句押韵，“东”、“董”、“冻”平上去三声通叶，这就形成了句短韵密、字音洪亮的特色，很好地配合了此词的豪放风格。

关于这首词创作的时间，一向认为是贺铸七十四岁所作；钟振振先生则认为是贺铸作于三十七岁，持论有据。此词的作年，学界的考订长期流于模糊影响。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2年第4辑发表钟振振《贺铸六州歌头系年考辨》一文，始对此词系年详加考订。作者认为，词人从熙宁八年(1075)至元佑六年(1091)这十六年中，官阶一直是侍卫武官，此与词“鹗弁”云云殊为称合，“但严格说来，只有元佑二年(1087)十一月至五年(1090)秋，这近三年的时间内，他以侍卫武官之阶出任和州管界巡检这一军事职务，才是名副其实的‘鹗弁’，因此本篇系于这段期间，似更为可靠。”钟文并依据这段时期北宋与西夏的和战情况，以及词中“剑吼西风”、“目送归鸿”等语所反映的节令，断本篇只能作于元佑三年(1088)秋，词人在和州管界巡检任上，时年三十七岁。钟文旁征博引，言之凿凿，当可据为定说。

[存档文本](#)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